郎潛二筆

燕下鄉脞錄卷七

鄞　陳康祺著

湯文正撫蘇奏毀上方山五通神廟世以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嘖嘖孜同時漢軍郭尚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斂錢民閒輒數十萬尚書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顯神廟貌壯麗甲閩中一日野火自起燼無寸椽火熄而檄適至仁廉剛直之氣震懾淫昏公是舉可匹文正矣

湯蕭山初入史館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游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爲師友前

後大庾戴公鉛山熊公延館其家雖居門下後進諸國
老大人皆嚴憚之
漳浦蔡文莊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檢與史亦執禮甚恭
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
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
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見梁
茝林中丞歸田瑣記按昔賢有以宰相居鄉聞縣官過
門必起立拱手者有在籍顯宦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
者前史多傳爲美德公亦有所受之也
盛京大庫藏弆

列代彝器已詳初筆矣富郎中泰云
太祖
太宗所御之甲儲藏陪都者長如今人一身有半令今
人極長者立交倚上比試猶下與地齊也又
先朝所御皮鞾爲烏拉滿洲語呼長尺有二寸可知
神靈誕生果有天日河嶽之表
金陵之失祁文端詩歸獄沔陽可謂允矣見前卷頃觀山
陽魯一同通甫類稿安徽巡撫蔣公神道碑復得安徽
失陷之詳碑云當日陷敗由於壽春鎮之去自古以孤
城當賊衝未有不爲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鎮公

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制府既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肢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人皆客兵王鵬飛又客將其心已與撫標不一彼見制府統大衆趨上游耳目聲息皆覗上游爲進退制府走則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則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衆之心俱去雖有孫吳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公上疏力爭以本鎮不可調新兵客將不足恃賊至猶可一戰乃公舊爲制府屬吏而制府矜而褊人也而

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便於自助而不恤其他

恩鎮有治軍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
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全局去矣又曰賊入湖南公
奏言安省庫帑無餘請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蕪鳳兩
關徵存一併存留以備軍需制府以爲迹涉張皇漸生
異議又奏調江蘇兵三千制府以江蘇重地靳不與已
而制府督師至皖城公戎服出見乞海防之舢板船陽
許之又不與又曰三年正月賊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
遇於九江賊艅蔽江建瀛大懼壽春鎮恩長敗沒益惶
惑不知爲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達皖城遣人報曰賊
衆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沿江守兵遂散賊大

至公知事不可為草遺疏向
闕叩頭吞金不死息僅屬爲家人縛入肩輿遇賊被害
通南所述較文端詩尤詳一夫輕退而兩藩陸沈沔陽
洵死有餘辜矣康祺竊以蔣公之抑於統帥孤立無援
碑文誠非曲護然公自本藩開府經營累年巡撫爲古
連帥節度蘇皖中隔大江不得以邢方伯之同城僚屬
相例當全楚騷動之時不能博訪賢才收羅名將簡軍
儲選因我疆圉而僅倚一壽春鎮爲長城比狂寇突來
又不聞有晝江一旅之師嬰城一日之守蒼黃引決禍
及東南公在九原當亦耿耿有遺憾特其心可原耳公

名文慶漢軍人追謚忠愍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獨至我

朝一二大憝巨好無不及身誅殛且必宣示罪狀與衆棄之此天下所以咸服也如康熙初年之公爵內大臣鼇拜則以專權自恣擅作威福與內大臣飛揚古有隙坐以怨望棄市並殺其子籍其家又與蘇克薩哈論事齟齬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遂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蘇納海與直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鼇拜即坐蘇納海撥

地遲誤昌祚等紛更妄奏均逮治棄市又遷怒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令部臣盡削世職並誣蘇克薩哈懷奸蓄異應磔死
聖祖不允鼇拜攘臂強奏私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嘗請申禁言官不得陳奏時有竊鼇拜馬者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牧長又嘗欲文武官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與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
國典
聖祖遂特降
諭旨革職籍沒鼇拜父子拘禁伏辜康熙中年之總督

噶禮撫山西時先經御史劉若鼐疏劾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回奏得辨釋復經平遥民郭明奇等列款呈請御史臺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欠外入已銀四十餘萬兩一指修廟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人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湄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許以貪婪被揭曲為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

旨久下噶禮回奏得消弭擢任兩江辛卯科場與考官

趙晉通同售賣關節為巡撫張清恪公訐參兩
遣大臣審訊始得實罷噶禮任未幾其母叩
閽稱噶禮種種忤逆並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
中謀害母命請正典刑下刑部訊實議凌遲
旨令自盡妻子從死至雍正初年之隆科多為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尚書加太
保銜並
諭啟奏處宜書舅舅隆科多
上敬禮之如此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五年獄成奉
旨免正法於暢春門外造屋禁錮死於禁所其獄詞云

私抄　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
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
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
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
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召二萬兵欺罔之罪二一時當

太平盛世隆科多故作有刺客之狀將
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縣闞皦原係
好官欺罔之罪四
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
調取年羹堯來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
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
結人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
徇庇傲雍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姦黨之罪三比暱
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
倉場分賠之案巧爲袒護具奏姦黨之罪五曲庇菩薩

保囑託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尚書將所辦銓
選官員自稱侈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招搖肆
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
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
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
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揑造惟有人冬耐歲寒
之語自謂姓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豫將
金銀私寄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强恐嚇內外
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
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

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
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
罪五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貓
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
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
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
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
收受佟國讓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
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
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普薩保銀五千兩貪婪

之罪十六又太傅一等公大將軍年羹堯初以平西藏
平青海功
恩寵莫比罪蹟漸彰中外交起彈劾得
旨令王大臣三法司九卿會議旋奏羹堯有大逆之罪
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奏繳
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倣寫進呈一見浙人汪
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
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
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
一擅調官兵捕郃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餘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
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
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
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勷名姓赴任知
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
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甯
效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
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墊道
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
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鵝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

衹一官員餽送日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
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
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
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墊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
一館舍墻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
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
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挂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
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娶蒙古貝勒七
信之女為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

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督官同坐一違
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郃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即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塡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

淸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大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
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册
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尚書綽奇自軍營
商辦糧儀淸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遲誤
軍需一揑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
欲令李維鈞爲巡撫由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
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
勘良民無辜馮豬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
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
齊克濟扎十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

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羹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竇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甯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郭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澐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效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欒廷芳賄奏請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已有一私徵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宋尙

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爲
御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羿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
數逾千萬大羿十七夾墻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
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羿十八通薊地方
當鋪錢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羿十九家人劉全
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大羿二十此
皆
本朝大案頻識之爲辜恩負國之徒垂炯戒焉
王方伯雋韓城文端公孫也道光朝以翰林繼起出視
蜀學以倫理課其行以經史文韻考其藝而尤重默經

一試士之孰習十三經者皆得以自見由是羣用力於
實學蓋源本文端督浙學時節目也任滿
宣宗召對以無忝爾祖勖之天下咸謂文端有後
道光中夷船入江金陵戒嚴兵民乏食山陰人張澄齋
名同穆宗廟諱應以字行爲白下僑舊慨然發藏粟三千石傾家
財七萬有奇悉以供軍餉振民饑城完寇退口不言功
大府上其義行有
詔褒錄留江南以知府用並
賞孔雀翎是亦我
朝一卜式矣惜澄齋需次歲餘遽謝世不及稍有所厝

施也
文宗登極求直言極諫都御史王廣蔭薦給事中王東槐忠鯁可大用升內閣侍讀學士旋出守衡州故事給諫外用多監司閣讀學更無用知府者
上面諭云以汝樸實故任以外事蓋楚南當李沅發亂後
文宗亟欲得良二千石以拊循之也後果擢武昌道署臬事以丁憂人員殉節
仁和沈觀察廷芳乾隆鴻博科人物也爲御史號勁直督山東賑䘏尋拜登萊青道之

命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晦名樂道有加禮
焉暇則屏騶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
乘白馬見其馬來曰我使君也遷河南按察使入覲奏
言母年九十乞歸養
高宗俞其請並
賜御書旌之服除陳臬山東仍乞歸老其歸也數千人
送至崗山驛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
時至邪慰之曰父老意良厚其各訓子弟勉爲善良毋
爲繫念矣流涕別去觀察歷官中外雖甚鞅掌不廢撰
述蓋桐城方侍郎弟子云

乾隆壬申會試在八月秀水錢籜石侍郎載是科進士也題即二十年前雍正壬子公中副車題也與韓退之不貳過論題事正相類按咸豐己未福建鄉試題爲大學之道四字明年會試題適與之同閩人朱君鴻瀾未中聯捷均中第六名尤爲巧遇

籜石侍郎襟情蕭曠豪飲健談每偕朱竹君王石臞諸公過法祭酒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盛推戴東原經術侍郎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顴發赤聚訟紛拏酒罷出門猶嚣嚣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悽風沙蓬勃餘客拱手以竢無不掩口笑者

厲樊榭徵君意制拙率不修威儀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市人望見遥避之呼爲詩魔

建甯朱仕玠仕琇兄弟皆爲教諭仕琇名尤高師事朱笥河善爲古文仕玠工詩爲歸愚尚書所契賞閩中人士有六詩三筆之譽

乾嘉間滿臣篤嗜風雅愛友若渴者莫如法時帆祭酒嘗集海內名流投贈諸作儲諸一室號曰詩龕又以所居積水潭爲明李東陽故宅因修其祠墓爲作年譜其襟抱可想已

笥河先生先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大拜後先生不復通

刺往候一日文正遇先生於朝戲之曰其忘我邪先生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文正稱爲狷者狷者
浙西先輩多稱湖州三炳秀州二年二年指李斯年良年兄弟浙士皆能舉其文行三炳人知有東甫徵士炳震耳東甫所著新舊唐書合抄廿四史四譜固爲史學津梁其弟炳巽繹旃有補正水經注炳謙幼牧說五法九政受知浙督程元章亦舉大科蓋皆無媿兄風者也
二陸三張令人翹慕
唐宋名臣多由子孫條上政蹟始得美謚
本朝則或出

特恩或付禮臣議定無子孫請謚之例前卷紀英相國
和之先德文莊公至嘉慶年追謚蓋
仁宗夙知公被和珅屈抑故
特旨易名非由相國自乞也攷康熙朝永嘉縣知縣馬
玠殉難因其子疏請追謚忠勤又六十一年十一月西
安副都統阿魯疏奏臣父濟世哈因軍前効力擢用至
正紅旗都統刑部尚書三等男於康熙元年病故未蒙
賜謚伏乞
皇上加恩
世宗允之得謚勇壯此曠世

殊恩後亦無敢援例者

兩淮都轉擁東南財賦之雄此席得人於庫儲鹺政均有裨益道光中葉陶文毅整理淮綱選江甯守平羅俞君德淵爲運使君初到揚運庫若洗次年遂有三百萬之儲稍後則高陽李廉訪甯通亦能一塵不染諸務肅然去任時鹺商例有重贐廉訪力卻之陳臬兩浙卒後靈櫬過邗商家仍申前請其妻子仍力卻之謂遺令然也嗚呼脂膏之地爲守難兼綜核之才公私易昧若二君者可以風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夷船入長江鎮江不守屠戮甚慘

揚州官紳令餘東場鹽大使顏崇禮效鄭商人茲高故事始犒以羊酒雞豚繼賂以金幣叢談並有頭頂說帖跪獻江干語復許番銀五十萬相約不入揚州城卒以無事梁茝林中丞浪迹叢談極稱之又特表但都轉周觀察之主持與阮文達之坐鎭至以漢末黃巾避鄭公鄉爲比噫何其謬也此舉儻出自淮商綱捍衛牢盆保全場竈起見當時和戰未定或可行權若都轉觀察則皆守土之大官奈何買城以求活乎文達老成持重殆別有堅定之志不肯以先去惑人茝林中丞當海警萌芽連章乞病歸時江蘇巡撫已不能自顧其生平及僑寓維揚反若幸錢神之

有靈以媚敵爲巧計大書特書歸功當道何其謬也中丞貴而好學卓然名卿叢談中是段及後二則議論可謂無識

浪跡叢談記康熙朝士有宮僚雅集杯盡其時十人各製酒器十事互相招邀杯以白金爲之分別大小如沓杯式白質黑章外界烏絲花草內鐫諸公姓字里居旁鐫宮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爲次首湯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繹堂江南華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隷清苑人次王澤宏字昊廬湖北黃岡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霽字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張

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次李錄予字山公順天大興人次朱阜字即山浙江山陰人次王士禎字阮亭山東新城人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承平雅讌耆俊遺風百世下猶足鼓人清興也梁氏書中記是杯淵源甚詳飾潤存之為後來吉金錄中增一故事（又按錢唐汪遠孫詩集有宮僚雅集酒器歌敘云孫雨人表丈出以宴客雨人頤谷子是此杯後入仁和孫氏矣汪詩又云前抗後梁兩勍敵以一合十傾醍醐自注堇浦諫庵兩先生皆善飲能盡一套）

梁茝林中丞章鉅獲見宮僚雅集杯屢思仿製就養溫州追溯開藩吳下時有小滄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歲生留繪成長卷又勒石於滄浪亭至是復鑄成銀杯亦

燕下鄉脞錄卷八

鄞 陳康祺著

超勇公海蘭察不檢細行和珅與之齟齬一日於
純聖前訐其在甘肅勦賊回京收受皮張等物
純聖諭云海蘭察能殺賊皮張收以禦寒何必詰責汝
等既不能殺賊亦豈能謝絕人情乎和珅語塞

前明王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少九卿
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最尊者也
外省則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
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沿明舊稱如內

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柳南隨筆引此二條而又申之曰阮亭所云康熙己巳年事比弇州時風氣已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三四十年風氣又爲之一變康祺入都在同治初所謂掌科道長長官者絕無如此稱謂惟印君則六部掌印者皆然不獨吏部而老先生三字則貴賤上下滿朝無一人稱者按詞林掌故翰林前輩稱後輩曰老先生近亦不行閱幾時新進士稱先達曰前輩此稱甚古而今則

惟內閣翰林院吏部禮部都察院及軍機章京以此相呼蓋由貲郎日多仕途淆雜惟此數衙門尚須正途出身故相沿未改也余謂內閣衙門今亦有以捐納得官者或輸餉賞舉人報捐中書或以恩貢歲貢遵例捐納六部主事每科以進士拔貢蒙

上點用者亦不絕凡科甲中人正宜循前輩後輩之稱而不必兼及噲等功名志業稍自矜奇事雖細微而所關亦鉅也

吳退旃尚書椿人言其生平有四反體極羸弱而豪飲之氣辟易萬夫一也不喜談文章而屢司衡鑒二也家

居極儉約而推財濟物豪無所吝三也貳司空時以不
諳工作爲歉而督辦浙江海塘將數十年未修之工同
時竣事四也
退旂尚書道光己丑以光祿寺卿被
命典春官試凡禮部題請會試考官光祿卿例不列銜
此
特恩也
詩人遭際自唐宋至
本朝以長洲沈尚書爲第一天下孤寒幾視爲形求夢
卜矣當公進呈新詩時中有夜夢俞淑人一首未經刪

去
高宗見之謂汝旣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因
賜詩送行還朝後同內直諸臣恭和
悼孝賢皇后輓章中有兒字亡字難於措詞公獨云普
天俱灑淚老耄似童兒又云海外三山杳宮中一鑑亡
命卽寫卷後傳示諸臣及公告歸
命大司馬梁詩正奉
御製十二本仝德潛逐日校閱先繳進四本
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道衍儼被榮
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衍封榮國公也榮將本黃帝時鑄

鍾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汝不知者亦
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閱不必依違至於
賜序私集
俯和原韻稱老名士老詩翁江浙大老
渥眷殊恩幾於畧分公亦何修得此乎
歸愚尚書主吳下壇坫時門下士王光祿鳴盛錢詹事
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
黃明府文蓮輩刻吳中七子詩以文章氣節重天下談
宗派者至今稱頌康祺以為就今日論之師徒著述强
半流傳二王錢曹諸公其才學實出歸愚上而在當時

則陶成獎借尚書未必無功世之身負達尊有氣力居以庇士者其亦留心雅道收桃李門牆之效哉成就人才挽回世運是當今第一事業一命已上均有此責但為史書附傳學案淵源起見猶淺論也

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陶宏景語也遺人而問少有寍日皇甫謐語也百詩先生集以題柱用自策勉宜其邃學通經積成儒碩與

惠天牧先生初生時父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遂名士奇年十二善為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為名流激賞弱冠補諸生人戲謂之卿熟史記漢書試為我誦封禪文即應聲朗唱終篇畧無譌脫康祺昔作幼慧論有

云韓昌黎送張童子序稱其生九年自州縣至禮部試一舉而進又二年復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唐四百年科第之盛當無其偶而新舊唐書曾未一見姓名宋時以神童解者歲至數百人而成大名者不多得蓋極言天質之不可恃觀於先生雖生有宿根恐亦賴擩染家學潛心稽古之效也不然吳中惠氏三世經師豈元能定宇兩先生皆爲名臣轉世

定宇先生之弟子最知名者爲江聲叔澐余蕭客仲林仲林撰古經解鉤沈三十卷書將成適嬰疾無暇校正遂有疵闕然不能不謂之精博也病愈損其目生徒求

敎但以口授時人稱為盲先生

叔澐徵士愛古成癖平生不肯為俗字尺牘書疏皆依說文其寫尚書渥水依淮南作㶉汝乃是不襮依爾雅義作孟人頗怪之遂不改也內行甚修對家屬如賓客交友不妄取孫淵如以一縑贈累書千言卻而後受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不仕卒於家徵君常欲舉經子古書繩以說文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此書若成眞不朽之業也

乾隆朝舉經學顧陳吳梁四君同授司業顧陳以老辭吳遷講學陞侍講梁擢至少詹事然顧先生雖未一日

立朝而
眷遇之隆在三君上先生嘗成進士與陳司業同其補
中書舉鴻博則陳所未有此猶浮榮也當先生詣闕祝
皇太后萬壽時數被引
對曲加恩禮旣辭去數發
製七言詩二章美之
高宗幸江南又
賜御書加二秩爲祭酒三十年
諭曰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經明學粹不論章布豈以
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輩終使淹沒無聞耶嗣是史館

始立儒林傳先生之所遭殆視包咸桓榮有過之已

無錫顧祭酒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輒未暫輟偶懷忿懥家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問他事自壯至老勤勤訂述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襪據案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畢矣

介休梁詹事著有易經揆一始被薦卽錄上之

高宗嘉焉

敕將梁錫璵所著經學翰林中書各謄寫一部紙札給於官金匱吳侍講鼎所著易例舉要東莞學案亦奉

諭著錄四庫我
聖朝尊經重道疏逖不遺宜乾嘉後樸學蔚興繼四先生而起者自家許馬而人鄭孔也四先生中薦而未出者僅常熟陳先生一人先生自雍正元年禮部中式不與
殿試拂袖南歸傲屣華膴之上執沖慕道淸靜自養求執業者裹糧相從不肯出門侯人惟長洲沈德潛宜興儲大文嘗一詣之褰裳蓽閫率爾休暢嘗謂人曰吾老是鄉矣會
詔天下徧設書院大吏聘爲蘇州紫陽院長移徐州之

雲龍又換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皆強而後可不久
辭去人問其故愀然曰士習未醇師道不立懼負
朝廷招物議也又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可以處
焉吾不求仕而久據之人縱不言吾自靦汗無厝矣乾
隆十五年公卿交薦經學終不肯起
天子重之卽家拜爲司業觀先生行事覺東西京處士
風流去今未遠
凡王公大臣
召對賜坐故事蒙
諭宣賜叩頭卽坐自嘉慶初年成哲親王秉性謙溫謝

而不坐遂以爲例道光初諸臣面奉
諭旨仍復舊制
嘉慶十八年鐵冶亭尚書保王文僖公懿脩爲大宗伯
秀楚翹堃胡西庚長齡英相國相汪文端公廷珍爲少
宗伯鐵出王門胡汪英秀前後均出鐵門時有春官六
座六師生之語
嘉慶二十三年大考之次日
仁宗召英相國諭曰汝子奎照奎耀試作耀當在一等
涵次之今日閱卷未嘗宣露一字俟拆封後看君何既
而耀居一等照列三等仍爲滿洲第一名越日

聖駕詣東嶽廟小黃門傳
諭云文章自有定評日昨所斷竟不爽
仁宗幾暇留心詞賦當時操玉尺者洵未易也
列聖每於年終
御書福字賜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
南書房者其兼
賜福壽字為異數其
召入覲瞻
御書即時受賞者尤為異數至於嘉小朔日
聖駕在

重華宮以康熙年間賜福蒼生筆書福字斗方十幅則
用以張貼宮庭從不
頒賜臣下道光三年
宣宗御此筆於十幅外别書福字一幅交總管太監梁
寶傳
旨賞協辦大學士英相實出非常
恩遇前後俱未有云
國學禮器多貽自前朝乾隆三十年
上復於大內尊彝中
親選十器頒子成均凡犧尊一雷文壺一子爵一內言

卣一康侯鼎一明簋一雷紋觚一召仲簠一素洗一犧首罍一皆周以前法物陳設於
大成殿廷同治壬申仲秋康祺嘗偕友盥祓瞻仰典重璘瑞莫名其寶歸後擬分賦十器輒以才薄呼奈何也
按乾隆四年送闕里孔廟陳設祭器爵一鉶十六簠一簋一籩四豆四乃新製者
順治乙未冬
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王文靖公熙講尙書堯典稱
旨奉
諭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講官之設坐自文靖始
康熙中修四書講義至鄉黨羔裘玄冠不以弔玄字爲

聖祖諱葉文敏公方藹商之同僚均未有以對翰林典簿穆維乾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字改元字以避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愼獨乃原字小注改愼爲謹文敏從之大加敬禮或曰康熙年間翰林遴選博雅何至令典簿有言康祺以爲文敏以院長之尊督修書籍不自斷決詢及微僚正前輩貴人風氣也

康熙甲戌

特旨令禮部取覇州廩生林佳蔭充內官學漢教習

諭廷臣曰是朕教書林師之孫其家甚貧也時

上御極已三十餘年任蔭方爲諸生林師何人而

聖祖惓惓乃爾錄此以諗熟於國故者此事文獻徵存錄海島錄均紀之均未詳其出處

回部噶爾丹叛擾我喀爾喀各盟部

聖祖親征凱旋

駐蹕歸化城大饗軍士俘囚有老胡者善吹笳口辯通

漢語

上賜之潼酒使歌之曰雪花如血灑戰袍奪取黃河當馬槽滅吾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乃伏地謝衆大笑老胡一歌傳之後世蓋亦天山敕勒之嗣音也

聖祖嘗諭閣臣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饑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昔成湯之立賢無方文王之哀無告夏禹之泣罪人我

仁皇帝殆兼之矣

溧陽史文靖公貽直與年羹堯爲齊年年敗後

世宗問文靖曰汝亦年羹堯所薦乎公免冠對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

皇上也

世宗意解

漳浦藍氏代產名將獨鹿洲太守鼎元博覽前籍有志

賞謹之鴻臚寺卿銜並
賜銀一百兩治喪湯氏
特旨旌表夫以妻榮樞曹之異數也
畢秋帆尚書開府武昌幕下賓僚多一時方雅之士曾
重修黃鶴樓成江都汪中爲之銘歙縣程瑤田書石嘉
定錢坫篆額過客登樓歎爲三絕
寶應劉端臨先生台拱學宗康成行儀紫陽舉鄉試後
兩上公車不復出爲丹陽訓導課士之暇閉門著書事
繼母至孝常家信來輒目瞤先覺一夕忽心動請急歸
視母果病且劇亟營醫藥以進母愛之日如吾子不過

所生耶連遭二親喪哀毀過情蔬非四年人以爲難

青浦王侍郎嘗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給事中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爲楊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孝時謂四士三美冝矣

甘泉焦里堂孝廉循鄉舉後僅一試禮部遭母喪既免病足移居村舍築小樓數閒几榻之外書研茶具而巳嘗語人曰家雖貧幸蔬米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孝廉爲阮文達姻連學遂於易世多習之者

湯文正公撫蘇步訪徐枋世謂枋避而不見余既於一筆辨之矣公任潼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

公治事之暇時造其廬以誌景慕攷後漢陳蕃守豫章禮下徐穉守樂安日亦特設一榻以待周璆自來賢者涖官固無不以訪隱求賢爲汲汲也

湯文正赴嶺北道任僱一贏載襆被出關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無所增

湯文正之奏革淫祀投五通神像於湖中世多紀之先是上方山民掘地得碑其文曰内山酒海遇湯而敗可知淫昏氣燄必待正人得位而始衰亦早有定數也

湯文正内召去蘇其夫人乘輿出有敗絮墮其輿前老少見者爲泣下至京貧益甚賃居委巷禦寒只一羊裘

冬月入朝衞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湯尚書矣　先義行公最喜談于清端陸清獻及文正遺事嘗訓康祺曰清儉非必皆名臣名臣未有不清儉客曰儻家本殷富入官必勉學寒素亦似矯情　先公曰褕衣珍食聲色狗馬其人本不宜官若自奉厚薄原可各行其素但不可有意求精耆於日用嗜好中多用一分心必於民生國計上少用一分心此卽不肯清儉之病也不肖爲外吏不遠矣世守先疇勢未能如掘門窮巷之夫過自裔苦惟於有意求精四字庭誥在耳豈忍背之豫約妻孥同遵彝訓

國朝後東林高顧兩家子弟頗能不隕其家學孳龍從孫愈世仍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寠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矚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入有雠忿至愈前輒自媿曰是可令紫超見乎鄉人以道學相詆諆至於愈僉謂此醇備長者也同縣顧棟高事愈談經誨誘不倦棟高每歎曰便便之腹真五經笥但不爲孝先之假臥耳儀封尚書撫吳嘗請主東林會講愈以疾辭

愈從父世泰親受業孳龍名尤高學甚該究晚葺道南

祠麗澤堂以梁谿爲講習地祁州刁包聞聲謂之兩人非同門學也而更相切磋學者以爲美談由是南梁北祁之號起陸清獻張清恪皆與友善若孝感相國則世泰之徒所成就者也汪學聖講學於歙發揮聖道頗雜玄言既二至梁谿惘然自病學聖里人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慎朱宏施璜等先於紫陽書院爲文友之會講論闡學因學聖至梁谿遂各相從問道奉書稱弟子二高先生含沖隱居守先待後他日有輯本朝學案者當無得而遺焉

盧抱經學士少傳父業（按學士父存心嘗舉鴻博科未仕）敦篤覈古婦

翁桑調元時之盛德甚推器之以爲風韻似其外祖馮
景其湛深乃過景也學士父藏景遺藁於家有示學士
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
手學士謹識之晩乃出景解舂集請長洲彭紹升別擇
鋟行

調元世稱弢甫先生著述宏整爲工部郎忽棄官徧游
五岳人競高之先生父文侯眞孝子也家貧粥角黍於
市親病鬮焉合羊脂和粥以進終不痊抱鐺而哭人爲
繪抱鐺圖萬徵君光泰贈詩云羊脂數合米一匊病父
在牀唯啜粥父能啜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

皋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鐺冥恩牀前呼父鐺畔哭抱鐺
三日鐺猶溫恨身不作鐺中水臨沒猶能進一匕謂鐺
不聞鐺有耳丁卯冬初康祺乘輪船北上狂颶巨浪中
淚涔涔下同舟以爲性憚波濤其實見有攜鐺煮粥者
偶觸萬詩也是編鮮錄尋常詩詞以此首音節哀惻足
發至性登之

何義門學士用李安谿薦以一寒士
賜舉人侍直南齋再
賜進士出身改庶常散館入下等仍留館肄業尋
授編修被參解官仍令書局校書

聖祖之矜全極矣然康乾間文士似此受知者尙多惟

義門歿後奉

旨贈侍講學士以被議七品官卒於牖下身後

晉秩特超坊局五階曠世之遭義門果何德以堪此

何義門聲望駭俗其所著書所謂道古錄者既云爲人

竊去其校定困學紀聞則前讓閻徵君後媿全吉士至

以詞科習氣譏厚齋尙書正不知義門於詞科之學有

無夢見居然屢發大言　按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困學

紀聞條於焯之妄肆詆摘大有

微詞謝山作紀聞序　若世所傳流之讀書記卽義門弟

亦謂爲批尾家當

子亦早云贗參半不出焯手矣我

聖祖之破格優崇本出安谿乞請姑令厠之編纂以示一技之不遺至康熙季年按爲焯以巳女寄　皇子允禩撫養及爲潘耒之子貢緣雍正初年按爲錢名世事則何焯之不識恩義行止不端遂明見之

兩朝諭旨矣海內人士幸勿以浮名而震之按謝山表墓稱義門少嘗選坊社時文行世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輩余以爲謝山此數語天下自有當之者而義門非其人也

程易疇先生瑤田少入塾師謂童子盍言爾志曰無志窮達由天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卻之也達爲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坐者起曰是聖賢之

志也先生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

易疇先生爲嘉定教諭最久齋規嚴整踵法蘇湖士習爲之一變乞病歸邑人購忠烈名流手蹟贈之先生曰鄉賢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生不取吾邑一錢豈破紙亦不受耶乃受之王光祿詩曰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康祺屢讀通藝錄焯然知此語之不誣

鮚埼亭外集記

本朝江浙兩大獄一爲莊廷鑨史禍一爲戴名世南山集之禍談舊事者所當知也錄之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作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

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稾本質千金於莊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

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獄獄時廷鑨已死戮其尸誅其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晳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晳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則得免死充軍對曰予

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倘衡賄瀫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涖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滸墅關榷貨主事李尚白聞閶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家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

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寗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鑨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按小說傳奇咸謂繼佐由吳六奇得脫漁洋文集亦云然非也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

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鍔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鍔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鍔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尚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

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别議降謫疏奏
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
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鍔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
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
免議是案也得
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閒事也莊廷鉞事前筆
紀之未詳故
補採全氏語

燕下鄉脞錄卷八終

燕下鄉脞錄卷九

鄞　陳康祺著

阿文成公云康熙間臺灣蠢動閩省警報按原作題報恐誤到日

仁聖正率　諸皇子在暢春園習射

諭令該部知道旋報全臺失陷仍如

前諭　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

仁聖不答射畢回宮始

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提鎮原爲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

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撫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矣見海虞吳督部熊光伊江筆錄錄凡五卷有關於掌故甚多中有余所未見者爲刪節登紀是條合下六則皆是

阿文成公云

純聖壯年曾患痳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可復

孝賢皇后聞知每夕於

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始回宮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俛公子文成公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

閒復以為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乇此近日刑名
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爲成例則
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尚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
爲司讞者述之康祺敬按
世宗臨几未命有云雍正一朝凡刑部辦案比傅重典
者悉令改從舊例可見
聖君賢相一德交孚其猛以濟寬實萬不得已而爲此
也
襄壯公阿里衮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
然隨即廢匿從不示人旣稔知法和尚之奸擒獎杖下

此外細故不苛求一事京城帖然前後執金吾罕有其比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可漂沒咸詫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埶將雨耳康祺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爲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吾紿

康熙間俄羅斯貢使入京

仁聖令選善撲虎有力者在館伺候凡俄國一使、役

出外必有一善撲者隨之俄人雖高大强壯而兩股用
布束縛舉足不靈偶出擾民善撲者從其後踢之輒仆
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

侍郎錢樾值
上書房適某　皇子叱辱諳達麟盛過當麟已拜參知
侍郎以　皇子不應凌虐大臣正詞規勸　皇子亟謝
過後侍郎視學江蘇途次遇學藝處眷船烜赫逾分嘗
附摺陳奏絕無瞻顧

文房佳供以錫或磁爲之用以養筆者世皆稱爲筆插
實筆飲也倡自梁山舟學士學士工書負重名以毛穎

紮墨後一經燥枯便不適用爰出新意琢錫方二寸餘高如之面設四穿大小各一以受卓筆中容水數合使得上潤毛頴不至皸濡而止名曰筆飲學士自造銘以寵之

趙谷林徵君昱家藏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爲之質堅而膩世不輕有

高宗南巡獻之

行在拜

賜宮錦四端沈觀察椒園以賜錦名其堂粱觀察瑤峯爲之書沈宗伯歸愚記之粱少師薌林書以勒石

錢塘丁處士敬號龍泓伏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門金石之學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琵聲般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世所稱鶴亭主人者雖起家禺筴而頗嗜風雅慕處士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江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雍乾之間杭人金冬心厲樊榭張畏廬奚鐵生輩咸以孤峭奧博著稱而處士尤爲高絕

樊榭先生之詩詞與金農冬心之書畫鄉里齊名人稱髯金瘦厲

金冬心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輩詩老

聞人評詩贊美之語文頗詭瑋無繩幅而感惓知巳眞氣在胸節錄數段以存逸事　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隱居按名農祥閉關卻軌著書比牛腰粗隔月舁輭輿過談亦諳按亦諳杭詩僧禪窟見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諳曰吾新營生壙宜乞此子寘瘦詩阿師爲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　丙戌渡羅刹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耋忽覩此郎君紫豪一管能顛狂耶　讀書吳中秀水朱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懷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

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十六平香
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　辛丑游揚州謝秀才前義
按名遵王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予𢌿申集雕本撾壁
江都人
發顛曰吾目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
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
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
按秋谷所謂鄰雞殆指漁洋　自成孤調　客澤州陳幼
尚書仍不忘談龍舊躝也
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郎中條王屋無處不
放膽題詩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翱翔禁庭十
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鐙相對受益頁多君鄉查翰林

兔園挾策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綆汲不窮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　華亭張得天尚書按即文敏公名照曾屏車騎訪予櫻桃斜街云昨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極類建寧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嘗言之曲阜上公　予在新安臨川李侍郎來游黃山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官時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償夙願矣若君詩淩顏轢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原序甚長未免近於自炫然冬心高士所記必無虛詞亦足見前

輩之禮遇孤寒游揚雅道非所望之今之據高位席盛名者噫

劉文恪公權之酒戶極洪官京朝時非前門酒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尚書致儼核公飲數於樓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餽遺不計也

曹文正公振鏞性謹慎每奏事手捧黃匣必高於頂屢典春官終日危坐堂皇盡心衡校朝房待漏坐而假寐默誦經書數十年如一日云

義烈公納木札勒伊犁將軍保文端公之父乾隆間葉

爾羌殉烈至今城門上時覘公像伊犁南門外龍王廟
相傳龍神像似義烈公或當時軍士愛戴爲之也
比年京官冗雜內閣六部多以輸貲得官卽翰林衙門
亦因
點用稍寬散館時又不甚改汰院中人數視嘉道年間
不啻倍加以致翰林之望開坊部曹中書之望補缺非
別有差使保舉者幾乎難於河淸一時戲言遂有帝師
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凡詞臣奉
旨在
弘德殿

毓慶宮授讀者曰
帝師凡部曹中書充軍機處及總理衙門章京者以其
襄佐　恭邸按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故曰王佐
　　　臣近年皆以　恭親王領班
若鬼使則出使外洋之員以西人初入中國人皆呼為
鬼子也神差指神機營差使惟滿臣得充之四者升途
較捷得亦較難京師多失意濩落之人慣有此等輕雋
口角識之以見風尚之所趨
張船山太守在都沈酣詩酒豪狂不可羈紲一時朝士
上至諸王公識與不識稱為老船
烟波釣徒查翰林已紀初筆攷鮚埼亭外集稱初白編

修先以澤州相國薦起
命直南書房明年始
賜出身由庶常授編修時族子昇以宮坊入侍直宮監
無以別之呼初白爲老查聲山爲少查老查少查與卷
六之大秦小秦作對直天然佳耦也
吾鄉先進與修明史者人知有萬氏父子季野先生與兄子九沙太史經五河太守言及西溟耳左敎諭臣黃亦嘗從事祕書並參
明史館務詳見謝山先生所作敎諭墓幢銘敎諭古文
有盛名其爲人疏散任本色最重名節同縣周鄮山徵
君容明遺民也志行孤貞皎然塵表顧以名高未絕酬

應教諭累諷之一日忽諧之曰商容易代受武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不答康祺每誦此語喜其敏妙詠奇爲晉宋後雅謔清談所未有尤難於微言諷諫有愛人以德之心宜謝山謂徵君大節不媿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並可傳也

江陰楊文定在詞館中蕭然如窮諸生一日
聖祖問李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以公對遂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以檢討任前後均未聞也遷侍講丁艱服滿自河工還朝未補官有
旨令主陝試亦出

特恩雍正間以雲貴總督兼雲撫時於奏牘中言存誠主敬之學

世宗手批答之云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

兩聖人之褒尚儒臣誠非三代下帝王所可逮已

湯西厓少宰右曾以詩名世者四十年其懷清堂集未及手編身後門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詩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是集爲人賺而有之黃崑圃先生方罷浙撫僑吳中聞之悵惋爲追理而仍歸湯氏並鈔副本藏於家初侍郎爲掌科視學中州清介無匹及迴翔槐棘聲名頓減歿後頗叢訾議崑圃先生曰湯侍郎勛名操履

他年國史自有定論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論謂非
文苑之渠詞人之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
散漫詎非後死之媿坐客聞此言皆爲於邑久之
梁薌林相國詩正爲戸部侍郎時値封翁七十壽
高宗諭賜宮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介
祉四大字相國兄葰林方以庶常侍養家居
特旨免其散館授編修及相國參大政一日
上忽語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
錫以閣部之封踰年辛巳
南巡封翁迎鑾於吳江

上停舟勞問
召見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稱其多福賜貂賜幣賜餐
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封
翁既退偕浙東西士大夫為
太后祝釐於淨慈寺
上復賜燕湖上瀕行又賜相國台階愛日四大字又賜
以白金三百兩為封翁頤養之資
高宗聖孝邁古是歲適遇
慈寧萬壽
娥臺姒幄奉以

時巡故

嘉惠耆臣尤爲破格

大君之錫類臣子之顯揚至斯歎觀止已

雍乾朝士主張陸學者二人一臨川侍郎一南昌萬學

士承蒼也學士有賢母李氏方孕時每默祝於影堂曰

不願生兒爲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以萬氏先祖

如明刑部侍郎虞愷光祿卿汝言皆講學於陽明念庵

之門號爲碩儒者也學士少入塾果喜讀宋人講學之

書論者謂得之胎教

吾邑邵學阯先生基爲康雍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貳參

匭司先後侍直
兩書房出撫江蘇方貴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
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公卒
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
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霤之下中外知交始歎公貞操
不可及公子檢討鐸早卒孫洪官至禮部侍郎克繩祖
誥清愼人知
尹文端督兩江時常一月閒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
鹽政上下兩江學政九印彪列簿書塡委而公判決恢
然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見袁枚所作公神道碑按袁文多夸誕

一月攝九印恐無是事或數月中曾經徧攝已絕無僅有之奇遇矣阮文達官粵時以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粵海關稅務時公適生孫因名六印見弟子記及梁章鉅浪迹叢談二公皆青年科第白首耆英儒雅風流功勛赫奕惟知人善任用能厝施裕如也

世多傳孫文定少年嘗報仇殺人事迹未著幾視公為朱家郭解一流人矣康祺按陳兆崙所撰公神道碑銘稱公伯兄楨淦無故為人所戕公父不勝忿手刃其仇吏持之亟公未弱冠奔走呼籲一晝夜行三百里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讀此知公之孝弟過人知勇

兼備非貿然以血氣自雄者按盧抱經作公傳稱公伯兄爲趙氏子所殺既論抵夤緣得脫贈公憤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乘閒刃趙氏子死跳身出一晝夜行三百里至會城別以事與人訟於縣令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實非公事遂解先正事畧亦云然而他書並有云公仲兄鴆塗殺人公代承之者三說不同其爲不反兵之讐則無異議也

今軍機章京無以翰詹充補者乾隆閒大庾戴文端公初授修撰典湖北試回奏旨仍直軍機按公以舉人應天津召試欽賜內閣中書即直樞府今軍機章京外放後無入都仍充章京者乾隆閒新建裘恭勤公行簡初以舉人中書入直守鹽武平陽數年以母老請內用補戸部員外郎仍直軍機今大學士無爲巡撫者乾

嘉閒嵇文恭公撫浙江朱文正公撫安徽均已入相今兩書房無以科道行走者雍正閒吾邑邵學阯中丞以給事中直

上齋今部曹無得學政者同治初偶一簡用詞臣均以為破例乾嘉以前部郎視學不可指數風氣遷變未解何繇

戴文端公薨於位嘉慶十六年四月朔日也翼日既

命榮親王奠醊矣越六日世俗所謂首七之期

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奠爵者三

卹終典禮之隆為近世輔臣所罕遇

川陝敎匪之役經畧威勇公額勒登保扼駐畧陽以五

路帶兵大臣位望相埒嘗引嫌上疏請止舉劾麾下功罪時裘恭勤公方奉
特旨犒軍奏請五路將士宜咸聽經略節制以一事權並移書川督威勤侯勒保爲陳廉藺相讓之義兩帥大和師比有功世多恭勤論事中機宜得大體然亦由威勇威勤皆名將故正言易入也康祺按咸豐間粵逆初起永安州之圍勢可聚殲烏武壯向忠武二公亦皆名將積有齟齬江忠烈在烏幕調和之苦甚於恭勤而向公盛氣未平故執閫師鬩鬨之說撓此事機迨檻獸逸而河沙飛東南不復可收拾忠武盡臣至今豈忍責備

或劫數使然歟
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
傳送
行在
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爲逆狀對甚悉復言陷底木達
時四川提督董公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
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鳥槍數百幹環擊殺之先是在
軍諸大臣劾董失守要隘
純皇帝徙公之子聯穀等伊犂至是
赦還復聯穀舉人原資

賜內閣中書古人詢於芻蕘
聖天子乃寀及俘虜宜萬里行軍咸在
日月照臨之下也
董提督天弼性忠勇貌魁奇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
前隨征金川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溫福常
索之對曰天弼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
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後與將軍同殉難志竟不遂然
其言壯已
吾鄉甲第南宋以來推史氏第一世所稱史趙豐樓者
三家孫支均式微獨史氏入

國朝科名不絕槐棘之間世有令人其尤異者立菴先生大成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歷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其從子愼齋先生在甲亦由翰林九遷至禮部侍郎亦未及年而乞休適甲子一周也二公立朝貞亮有信史在不假鄉邦後進之贊歎即此遺榮勇退一端昔二疏父子以同時今二史父子以繼起亦足爲高門儀矩矣荆溪任鈞臺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殿試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人引見
世宗皇帝反覆下詢奏對詳盡蒙
恩獎人甚聰明即授檢討

上書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塵
聖懷賜藥賜醫至於院使無員不出日傳
天語之諄諄越月趨謝
特諭繞廊而進再四慰安務自保愛並
命侍臣扶掖以出
憑御座遥望之
高宗登極仍令直書房充講官擢中允由左僉都御史
洊升卿貳偶遭傾跌
賜藥賜金服食寢興時降
清問而且官翰詹則免其考試佐憲職不責以糾彈迨

乾隆巳巳宗丞兼世久矣
詔舉經學士
聖諭循舉以爲勸有故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學
敦樸可嘉之褒嗚呼
兩朝聖人隆禮儒臣一士之身成全至此理學經術如
宗丞亦自無負知遇然繩樞甕牖之士有宗丞之學之
才而生不逢時韜伏堙曖以沒世者豈少也哉
順治朝魏柏鄉相國疏糾首輔劉正宗
世祖震怒以公不早言並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久
旱公甫出獄甘霖大沛嘉慶朝洪稚存太史以上書成

親王朱文正公妄言時政謫戍伊犁明年京師旱
上詣壇祈禱減軍流罪不雨
詔赦直言獲罪洪亮吉歸是日大雨天人之感應捷矣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葵尊二人葵
尊名宏嘉釣臺宗丞族兄也釣臺淸芬樓稿稱康熙中
葉御史噤不言人誚爲鷹解角自公入臺垣而言路始
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視王諸府公
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
其前公叱呵之衆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且也公大
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譁必得且乃已王

門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且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
天子曰非淩汝行者吾法汝庇優斲吾法王觳觫稽顙出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齮齕公公廷發其姦某矯辨
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
詔立斥罷公嘗慨然流涕曰安嘉之得保首領
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又漁洋詩翰林科道兩衙門齊脫貂裘給捌孫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此雖戲言亦足見公風骨矣
任葵尊通政督學奉天革生童納金之陋習

上知之戲示百官曰是畫者乃不識錢
天語煌煌榮於華袞
武進宿儒鄒先生環乾嘉之際以經學名宇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閒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勸且厭先生囂囂不已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十一年卒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封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擲筆長歎而瞑急舁上牀身已僵冷

而卦注畢矣見包世臣愼伯藝舟雙楫愼伯即往唁之客之一也康祺按玆事奇誕駭聞爲講學家所弗道然愼伯非妄言者且細思其故儒者讀書一生時時以濟人利物爲志當耄期進德欲淨理純其耿耿不昧之精靈收攝片時原可去來自主此仍聖賢臨深履薄之功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竹汀詹事之家學其兄子坫實爲嫡傳坫字獻之遂經學小學金石之學篆書尤空絕前後然在家未嘗學篆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痌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

冷目瞠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翼早詹事來視病君尚未寤見案上篆大驚呼問病狀君答曰兒故無病夢至石室見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即少溫云時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學士方綱聞是事索君書歎絕以為神授君篆書遂名天下殆所謂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歟

查查浦翰林嗣瑮奉使典試粵東午門宣

旨恭紀詩云敢謂

九重親試用尚煩諸老更廷推自注是日

命下復令九卿公核賢否殆康熙間故制如此一

聖祖南巡澤州相國方扈從既至杭州公乞假游西湖

一日奉

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宮眷車不須避路洵

承平盛事也見查浦詩鈔

雍正庚戌科會試

特命廣額四百名又會試之前奉

諭凡雍正七年大臣子弟鄉試失舉者考中十二名又

雍正壬子科各省鄉試奉

旨每額十名加中一名有零者亦加一名蓋名場曠世之

恩也

查查浦詩集有恭紀神靈瑞應九章自注甚詳皆符瑞志中史料也別擇登之 一天台山民於雍正七年十一月見神鳥飛鳴石梯見溝各臣民於八年正月見鳳皇翔集峰頂

景陵碑文初勒時卽有靈芝繞石之瑞

世宗按原注稱今上龍興之始

孝陵著英屢見 一雍正四年黃河六省俱淸五星聚

於奎壁　一南掌貢象生黎輸丁西邊亦皆臣服　一四川撫臣奏七年七月六月牲爲祥雲捧日山西撫臣奏十二月保德州祥雲繞日三環臨晉縣慶雲屢見河東督臣奏十二月登萊二府祥雲互見雲貴督臣奏七月至閏月月有五色雲凡七次見八月慶雲六次見九月新嶍營亦疊見又重建孔聖廟大成殿上梁前一日卿雲見於闕里

上命覩詣文廟設奠以申感慶　一七年九月雲南白崖鄉約等呈報地方少水本年閏月平地湧出甘泉二股一出仙女莊一出蝦蟆口　一湖州府有萬繭同功

之瑞拔同功醻事詳見前筆 一磁州民拾遺金四十兩錢三千悉俟原主還之 一七年冬奉天將軍奏小米一斗價三分豆一斗價一分二釐十一月貴州撫臣繪瑞穀圖進呈一穗三莖以至一穗十五六莖者不等康祺敬按

列聖家法惟知

敬天勤民從未嘗侈言祥瑞然雍正初元數年之閒卿雲甘醴鳳集河清嘉穀靈芝神鳥瑞繭凡古來祥符上

慶駢集於薄海內外者至於史不勝書

三聖繼興萬葉肇祚太和翔洽事豈偶然則亦載筆之士所未宜闕畧者也

湘潭周侍郎系英嘉慶戊辰以侍讀學士奉
命直南書房保薦時
諭掌院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
幾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擬正陪而入侍南齋者不列
侍郎復膺
特簡且
命之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爲人居心以忠厚
爲要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爲宜令阿哥加讀
資治通鑑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
上是之

燕下鄉脞錄卷九終